

欧盟预算缺口或加大“东西裂痕”

围绕欧盟预算的争执仅仅是欧盟内部“东西裂痕”进一步加大的缩影。未来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围绕移民、环保、司法和媒体监管等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让“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 于洋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近日公布了2021年~2027年度欧盟长期预算提案。新预算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创新性和灵活性，特别是针对欧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由于当前欧盟内外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加之英国脱欧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该提案一经公布就引发各方争议，为其能否最终顺利通过增加了不确定性。

预算缩减“会费”上涨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2021年~2027年预算提案，旨在应对英国“脱欧”后欧盟面临的巨大预算缺口。这场欧盟7年一次的“预算战争”，既是欧盟各国争夺话语权的竞技场，更是观察欧盟一体化未来走向的窗口。欧盟致力将预算与“欧盟价值观”挂钩，以此影响欧盟援助最多的中东欧国家，此举引发后者普遍不满。专家分析认为，围绕欧盟预算的争执仅仅是欧盟内部“东西裂痕”进一步加大的缩影。未来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围绕移民、环保、司法和媒体监管等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让“东西之争”愈演愈烈。

按照预算提案，2021年~2027年欧盟预算总额为1.135万亿美元，将占除英国以外的27个欧盟成员国国民总收入(GNI)的1.11%。尽管该预算提案还需经过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批准才能生效，但一些欧盟预算净出资国包括荷兰、奥地利等9国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该提案。

按照新预算提案，欧盟预算未来将更多考量移民、青年就业和环境保护等因素，未来更多的欧盟资金将流向难民压力和就业压力大的东南欧国家，相对而言中东欧国家接收到的欧盟资金将日益缩减，缴纳的“会费”则逐年上涨。据欧盟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包括英国在内的28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2个国家为净出资国，波兰是受惠于欧盟资金援助最多的国家。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和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在预算方案公布后均表示，英国“脱欧”后更小的欧盟应该需要更少的预算，而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扩大预算方案是无法接受的。一直以来，西欧国家认为欧盟预算是“劫富济贫”，成员国经济体量越大，缴纳“会费”数额越大。而中东欧一些经济欠发达的成员国不仅缴纳的费用少，还可以通过共同农业政策以及团结基金等工具从欧盟预算中获得拨款。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在诸多议题上同欧盟有颇多争执，在西欧国家尤其是右翼政党看来，欧盟的这种预算安排无疑是“养虎为患”。

预算与“欧盟价值观”挂钩

中东欧国家普遍表示，欧盟将预算与“欧盟价值观”挂钩的方式“令人不安”。专家分析认为，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与一些中东欧国家近年来争执不断，双方围绕波兰司法改革、匈牙利媒体监管、东西欧食品标准等问题问题不断，刺激着原本就敏感的中东欧民众的情绪。

为了维护欧盟权威和统一，欧盟委员会致力在中东欧国家推行“欧盟价值观”。今年4月，欧洲议会内政、公民权利和司法委员会发布一项针对匈牙利民主和法治形势的报告，认为匈牙利存在严重损害欧盟价值的行为，并呼吁各成员国政府支持对匈牙利削减资金援助甚至冻结表决权的动议，这一报告遭到匈牙利和波兰的反对。

而将欧盟预算与“欧盟价值观”挂钩，被中东欧国家认为是欧盟针对其发出的“最有力的一击”。此次欧盟预算提案最令中东欧国家紧张的，并不

仅是预算支出的缩减和变化，而是欧盟委员会在预算方案中提到的“法治缺陷”条款，该条款将赋予欧盟权力，对被认定有“法治缺陷”的成员国修改预算支出。对此波兰欧洲事务部部长希曼斯基表示：“我们对欧盟委员会预算方案中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建议感到不安，法律不应该成为政治情绪的反映，这与法治精神截然对立。”

裂痕加大或影响一体化进程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由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日益活跃，在移民难民问题、国内政治改革等问题上频繁与布鲁塞尔“叫板”，欧盟内部的“东西裂痕”日益显现。

围绕欧盟预算的“东西之争”，表面上是欧盟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分歧，但本质上却是欧盟东扩10多年来矛盾积累

的必然结果。2004年以来，欧盟“爆炸式”东扩，先后吸纳了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但随着2008年以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脱欧”危机的上演，西欧极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势头上升，欧盟的吸引力已经大幅褪色，中东欧国家在移民、司法、环保和媒体监管等领域与西欧国家的分歧也日益增多。欧盟内部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欧盟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同步实施一体化政策显得越来越步履维艰。

面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困境，西欧国家开始重提“多速欧洲”概念，主张防务、货币、税收等领域的一体化政策可以从“核心国家”逐步拓展到其他成员国。这一主张在中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弹。虽然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所提升，但与西欧国家的差距仍然明显。中

东欧国家近年来极力避免沦为西欧国家生产流水线上的原料商、加工商和商品市场，但成效并不明显。劳动力流失、经济转型受阻、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让很多中东欧国家担心沦为欧盟的“二等公民”。

“中东欧与欧盟的分歧本质上源于对部分西欧国家的不信任，认为西欧国家推动一体化的目的是为了剥夺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的话语权，这种情绪在中产阶层和年轻人中尤其明显。”捷克科学院哲学所全球研究中心主任马雷克·赫鲁贝克说。

“欧盟如果不能改变对中东欧国家居高临下的姿态，欧盟内部的分歧短期之内就不会消除。”华沙大学欧洲中心主任格拉茨克说，“不过，目前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矛盾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并不会出现‘脱欧’的现象，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



南欧七国领导人探讨欧盟改革

第四次地中海地区欧盟国家领导人会议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与会领导人就欧盟面临的发展难题以及难民等问题探讨解决方案。图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时任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左)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与记者交谈。

新华社发(阿尔贝托·林格里亚 摄)

欧盟新预算提案因何众口难调

由于预算进行较大调整导致各方分歧不断，加之预算审批与欧洲议会大选时间重叠，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 吴珺 郑彬

新一期预算提案重点针对目前欧盟所面临的青年就业、提振经济、创新发展、边境安全等问题，在资金分配上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未来欧盟的施政重点。与2014年~2020年预算相比，新提案对军事防御基金的投入增加了22倍，达到130亿欧元，对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增加了9倍，达到120亿欧元，对边境管理和移民安置的投入增加了3倍，达到330亿欧元，对青年人培训的投入增加了1倍，达到300亿欧元，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增加了50%，达到1000亿欧元，对安全问题的投入增加了40%，达到48亿欧元，对对外行动能力建设投入增加了26%，达到了1200亿欧元。

与此同时，新预算案还提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以期进一步提升欧盟政策的效果，其中主要“亮点”包括：在金融领域，

建立“欧洲投资基金”。新基金将与现行的欧盟结构和投资基金、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稳定机制等工具一起，刺激对欧经济投资，以加速提振欧洲经济，确保欧元区稳定。“欧洲投资基金”预计可撬动总额不少于6500亿欧元的对欧投资。

在巩固“一体化”领域，建立“正义、权力和价值基金”，以应对欧盟内部当前出现的政治极端化、激进化趋势以及分裂势力抬头等难题，强调对民主、法治、团结的支持。

在安全领域，建立“边境管理基金”，重点加强海关控制、难民安置等方面能力。欧盟认为移民问题是一项长期挑战，必须加大对成员国在欧盟外部边境管控方面的扶持，与此同时，欧盟计划在新预算年度内新增1万名边防人员。

此外，针对当前突发事件的不断增多，新方案还提议建立“联盟储备机制”，以应对包括安全等领域出现的不可预见

的新挑战。

此次预算将是英国启动脱欧后欧盟首次公布的长期预算方案，如何填补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每年近150亿欧元的财政缺口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预算总额不降反升的情况下，欧盟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增收节支：一是调整现有收入来源比例。传统上，欧盟预算主要有三大来源，即成员国缴纳费用、增值税收入以及外部边境关税。新预算提议，英国脱欧后，其余27个成员国应按国民收入比例，提高缴费额度，同时在成员国关税收入分配上，欧盟所占比重应从目前的80%提升至90%。二是增加资金来源渠道。新预算建议设立“资金自给一揽子解决方案”，在欧盟层面增加对碳排放交易、不可回收塑料包装的征税，同时恢复“共同统一公司税”制度，对受惠于单一市场的企业提高征税幅度，以此增加欧盟收入，预计上述收入每年

可达220亿欧元。三是压缩不必要开支。新预算计划在英国脱欧后，5年内逐渐取消对预算贡献大国的“返回款”，同时，考虑进一步精简机构，确保行政开支不再增加。

按照程序，新预算提案下一步将交由理事会审议批准，并交欧洲议会同意后方能通过。欧委会主席容克表示，为确保欧盟预算方案按时实施，希望各方能在2019年5月9日欧盟领导人锡比乌峰会前达成一致。但分析认为，由于此次预算进行了较大调整，各方对此分歧不断，且在理事会层面批准需遵循一致通过原则，加之预算审批与欧洲议会大选时间重叠，各种不利因素叠加为不确定因素。

据新华社消息，在提案公布的第一时间，德国、荷兰等预算贡献大国就表达了各自的不满，认为新预算加重了其各自负担，特别是取消了“返还款”政策，颇

有“劫富济贫”的味道。奥地利总理库茨表示：“新预算对富国的负担太大了。”据悉，根据新预算的标准，德国每年至少需要多支付100亿欧元，对此德国财长舒尔茨表示：“责任应由欧盟所有成员国平等承担。”在富国抱怨不断的同时，新预算也很难让南欧等经济欠佳国家满意。传统上，欧盟通过“团结基金”，向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支持，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内部团结和“一体化”进程。但在新预算中，“团结基金”削减幅度超过7%，用以腾出资金应对当前更为紧迫的困境和压力，这将导致本已陷入危机的国家发展更加乏力。

据悉，在新预算总体方案通过后，欧盟及各成员国还将就具体领域的政策制定进行协商，全部完成后新预算才能最终实施。而仅后者所需的时间就长达12个月~18个月，如此来看，若想在2021年1月按时生效，留给新预算案的时间并不算多。

评论

美联储会议纪要 折射矛盾心态

□ 连俊

近日，美联储公布5月初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中美联储进一步强化了6月份加息的预期，但同时又认为美联储可以让通货膨胀率在一段时间内暂时超过其2%的目标，“这与美联储追求的长期通胀目标并不违背”。小心翼翼的措辞里折射出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把握上的矛盾心态。

4月底公布的数据初值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3%，好于市场预期。同时，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2000年12月份以来新低。这些数据支撑着美国经济前景乐观的预期，也强化了各方对于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认知。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于6月份启动年内第二次加息。

不过，会议纪要中“通货膨胀率可以略超2%”的表述，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美联储对把握加息节奏的谨慎，以及对货币政策收缩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忧虑。如会议纪要中提到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收益率差缩小的现象，一旦收益率差变成负值，往往“预示衰退风险增加”。

如果结合美国去年年底以来在财政政策上的一系列动作，就更能看出美联储的深层顾虑。去年12月份，特朗普政府推动税法法案通过。根据美国税务联合委员会测算，未

来10年减税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共计1.4万亿美元。在今年1月底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政府又呼吁国会通过跨党派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以推动实现超过1.5万亿美元投资来改造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这两项政策落实后，将大幅度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美国政府因而可能进一步提升国债发行规模。实际上，美国财政部1月31日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本财年将举债9550亿美元，较去年5190亿美元大幅增加。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扩张和货币政策收缩，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有关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实施过程中，还会产生与目前美国政府诉求自相矛盾的结果。比如，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法案和推进中的基建计划一旦实施，极有可能推动通胀率上升，从而迫使美联储加快加息缩表步伐。这也会给美元指数带来上升的动力。但同时，强势美元会进一步推升美国的贸易逆差，但缩减贸易逆差又恰恰是特朗普政府非常看重的。自相矛盾之处，不言而喻。

因此，是坚持继续推进加息缩表路线，还是在考虑财政政策基础上放缓步伐？美联储面前这道选择题并不好做。不过，考虑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共和党人身份”，以及之前特朗普政府表现出来的力挺姿态，答案呼之欲出。

环球走笔

瑞士中小企业挑大梁

外贸业务量超过全国经济总量三分之一

□ 杨海泉

瑞士中小企业在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双方经贸关系呈现逐步扩大的发展趋势。两国企业界人士一致认为，在双边经贸合作良好氛围下，双方还应当重视并下大力气解决双边经贸合作，特别是在相互投资和开发对方市场方面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和障碍。

中小企业在瑞士国民经济中扮演主体角色，瑞士国内企业中近99%都是中小企业，这是瑞士经济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亮点。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在推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以及提高就业率等方面，中小企业都是支柱产业。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有较大差别，但基本上都是指雇员人数、销售额和资产额等3个指标加以定义。在瑞士，中小企业并没有明确、正式和法律上的定义，通常是指雇员人数在250人以下、年销售额不超过2000万瑞士法郎、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瑞士法郎的企业。资料显示，瑞士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其总就业人数的2/3。与大中型企业相比，瑞士中小企业在经营规模和资本实力方面的确不具备优势，但在保持就业增长率和提高雇员人均产值及利润率等方面，与大中型企业持平甚至优于后者。中小企业在瑞士的对外经济活动中亦是主力军，

其外贸业务量超过全国总外贸业务量的2/3，其中的优势行业为化工、机械制造和医疗仪器等。

瑞士中小企业在促进本国就业、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创造税收、维持和发展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独领风骚。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年度~2017年度世界各经济体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士自2007年以来第八次蝉联经济竞争力世界第一，连续多年稳居榜首。从瑞士的经济结构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提升瑞士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从瑞士当前经济形势和走向看，中小企业今后仍然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当然，瑞士工商界对中小企业目前和今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据瑞士工商企业联合会网站介绍，为了给中小企业创造更美好的发展前景，工商界迫切希望政府部门、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各有关方面团结协作，着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推动创新、吸引外来高素质就业人口、减少政府监管、通过进一步降税来减轻企业经营成本、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等。

目前，瑞士中小企业在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双方经贸关系呈现逐步扩大的发展趋势。截至2017年，中国是瑞士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瑞士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七大贸易伙伴。